

# 為了「普世的生命」： 在萬事萬物中操勞、工作的天主

James Hanvey SJ 著

陳德康 譯

## 1. 前言：轉化的範圍

此研討會的主題「從交談到轉化的依納爵靈修路向」既闊且具挑戰性。轉化當然不局限於宗教經驗，可以涵蓋人生任何範疇。它指的是經驗或啟發（突發或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帶來個人重大的改變，改變可以在生活的不同層面出現。轉化可以是單一或多次。人在一生中經驗多次「轉化」並非罕見，尤其是那些（如蘇格拉底所主張的）積極反思及檢視自己生活的人。

轉化不一定是正面的，可以是負面的經驗。一些事情改變了我們，從前我們認為不應有或不能做的想法和行為，現在變成可能的。轉化可以是「轉向陰暗的一面」。無論如何，當轉化出現，不管如何稱之，我們會出現他人可見的持久改變；我們會對從前拒絕考慮的可能性開放。所以，轉化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它改變了我們，可是我們對其成因及影響卻未必完全了解。

## 2. 轉化與基督徒新（*novum*）生活

轉化是基督宗教的核心經驗的一部分。兩位大師聖保祿與聖奧斯定記述了他們的轉化經驗，從中可見，很多時轉化出現前是有不少掙扎和尋覓。<sup>1</sup>至於聖依納爵的轉化不是與在羅耀拉的康復

---

<sup>1</sup> 參閱：宗 9：3-9；迦 1：11-24；奧斯定，《懺悔錄》，卷八。

期同時結束，而是延續至茫萊撒，在那裡他深化並擴大自己的轉化經驗，最終演變成一種使命感，主宰他的一生。所有基督信仰和靈修方面的先賢同樣發現自己踏上終身學習之旅，因為與主相遇的經驗永不枯竭。

我們可從不同的轉化經驗（不論是否宗教上的）發現多個類似特點，不過，基督徒的轉化始終有其獨特之處，其核心是與真實的、活的耶穌動態相遇。<sup>2</sup>福音不僅是見證書，它更向我們指出如何與復活的主——而非一位歷史人物，即使此人物的言行極能啟迪人心——建立關係。福音能做到此點，不是憑修辭技巧，而是藉其所載不同人的親身經歷（個人及團體），為基督此人作證，吸引我們與祂建立關係。「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 20：31）這是聖神無形但有效的作為。當我們閱讀、聆聽、反思福音，我們發現基督向我們說話，有祂作伴，基督更以某種方式及在某種層次上，「召喚」我們。<sup>3</sup>每一次「召喚」就是一次轉化（*conversio*）——轉身面向基督。神操預設在我們開始尋找基督前，祂已活現世上，與我們同在。除非由此預設開始，並以透過與基督為伴的經驗確認自己被召參與祂的救世工程作結束，我們進行神操只會徒勞無功。

在我們對轉化的思索中經常隱藏了自由此幅度。基督宗教在多方面代表以全新角度去認識人的自由。聖經的視角是人的自由是一份禮物，天主將自由連同受造界一起賜予我們。如果亞當和厄娃沒有自由，禁食樂園裡知善惡樹的果子此命令便顯得毫無意義。假如我們受造的目的是愛天主、愛鄰人，那麼我們也必要能

<sup>2</sup> 參閱：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1。

<sup>3</sup> 參閱：梵二，《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本篤十六世，《上主的話》。

自由地去愛。如果沒有自由，便沒有真愛，也沒有自我奉獻的服務。轉化的可能性是以自由作前設；事實上，轉化示範何謂自由。被迫的轉化不會是真實或持久的。自由不僅是外在行為，也是內在現實，因為它源於我們的渴求和意志，同時以我們的靈魂為根基。然而，聖經也指出環境可削弱自由，環境包括我們無法控制的情況，也可能是我們出於有瑕疵的認知和私慾偏情所作的選擇而導致的情況。即使如此，每一次與主相遇，也是一次與叫人喜樂，即使痛苦，及得到釋放的真相接觸。在此真相下，與主相遇總能恢復人的自由及重整其秩序。與基督相遇是發現我們的自由，認識到改變的可能——悔改（*metanoia*）或轉化。聖保祿從個人經驗所得的擲地有聲陳述：「基督解救了我們，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莊嚴美麗地見於基督與人的所有交往。<sup>4</sup>

此處所說的「自由」與俗世予人的自由不同。世俗的自由通常以更重大的選擇標誌著更大的自由作幌子，置我們於物質、經濟及政治力量的束縛下，將人和團體工具化。基督徒的自由不是走向假象的契約，而是要達至人受造的目的——在為他人及他人內的天主而超越「自我」的生活裡，找到自己。<sup>5</sup>只要進入降生成人的天主的「自由」內，我們的自由將具「空虛」（*kenotic*）的特性，顯露於自我奉獻及自我空虛的行為——塑造個人和社會的極具創意行為。<sup>6</sup>

---

4 迦 5：1

5 此自由是福音和保祿書信所宣揚的基督恩寵事件，在《神操》開首的原則與基礎（§ 23）已提及。

6 此 *kenotic* 的神學由 Hans Urs von Balthasar 提出，特別見於其著作 *Theo-Drama*。Vladimir Lossky 的 *Dogmatic Theology*（ET2017）尤其是頁 135ff “Kenosis of the Spirit” 有簡明暗示性表述。Sergei Bulgakov 的 *The Comforter*（ET2004）頁 219ff 有獨到見解。

### 3. 轉化與團體

認識到對基督宗教來說，轉化從不是純粹的個人事件是重要的，它正視及直接連繫至教會。教會作為一個團體，存在於一個認知的新境界——基督及聖神的生命。聖神凝聚教會，予教會生命。教會現在也明白到她生活於由持續轉化而來的新方向，好能保持忠於其獲賜的生命及上主的工作。這一切將團體及其成員置於與天主、與他人及與整個受造界的一套全新關係內。

### 4. 參與神聖的救世工程

神操的釋奧動態（*mystagogical dynamic*）不只是在個人的蛻變或轉化，也包括我們如何積極參與天主在世的救恩工程。神操的中心是「選擇」，「選擇」的本質是我們自由地向在我們仍是不堪當時已「揀選」了我們的天主說「是」——參與聖子的使命。我們渴求天主讓我們與祂的聖子為伴，此渴求本身已是恩寵與愛的禮物。<sup>8</sup>

神操說到天主聖三「操勞、工作」，去創造、滋養、救贖我們和受造界。關於天主的作為，此說法似乎明顯不過。我認為並非如此，而是它代表一種蛻變經驗，此經驗對依納爵如何理解「使命」及我們的角色是必要的。它於不同的層面運作，標誌著神操動向內的發展。在神操的動向內，我們逐漸地被引導進入天主的真實面貌，祂一直在救恩行動內揭示自己——天主為我們而彰顯（*Deus pro nobis*）。祂的救恩行動必然是聖三的集體作為，

---

7 參閱：下文 8ff。

8 《神操》§169ff；依納爵於 1537 年在拉·斯刀大（La Storta）的神視及他求天父將他置於背負十字架的聖子旁的祈禱；《自傳》§96。

在降生奧蹟的默觀（《神操》§101ff）已有提示。神操對奧秘的解釋不僅是個人在基督內及藉著基督逐漸經驗到天主的救贖，也是認識現今世界的狀況的一種途徑。

這些題目值得全面探討，惟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作片面介紹。我會局限於以「獲得愛情的默觀」（以下簡稱「默觀」，*the Contemplatio*）為一直接途徑去綜合和深化上文提出的要點。在下文我會嘗試闡釋默觀作為轉化和選擇的常存恩寵，將我們重新定位，成為天主在世救恩工程的具改造力中介。作為說明，我亦會建議數個此使命可實踐及可見的主要「地點」。

## 5. 默觀：深度的轉化 —— 在愛內實現的自由

神操對天主救恩性的愛如何活躍於歷史和受造界的理解，默觀在多方面提供一個最完整的圖像。默觀不是臆測，而是「數星期」的經驗頂峰，也是此數星期的依據。此經驗不限於祈禱經驗，也非過去的回顧，而是屬於「當下」的 —— 天主豐盛的愛不斷彰顯於支持、治癒萬物，及使萬物達至圓滿境界。世界不再是障礙、威脅、煩擾。藉著恩寵，世界已回復及重新被發現為調停的「地方」或領域，完成了聖子降生的工作，也經驗到受造界就是天主愛的流露，藉復活基督的臨在，並有向外傾流，具創造力及賦予生命的聖神做擔保。我們被召進入此新關係，現今以愛中感恩、關懷、「操勞、工作」表達，為彰顯天主的光榮，使萬物達至圓滿。

到達默觀此階段，我們察覺到已有新的習性（*habitus*）—— 已徹底改變的關係與認知。神操的動態尚未完結。我們知道原則與基礎的目標是「讚美、崇敬、事奉」，不過在默觀，原則以

另一主調 —— 使命 —— 繼續。於此，我們察覺到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現時變成與天主的「個人」關係，是救贖者與被救贖者之間的經驗。此從經驗出發的關係一直是與我們的生活直接連結，不論我們的境況，不管是喜怒哀樂，皆可體會得到。

我們以「新的目光」親睹世界的實況，也「默觀」（目睹和經驗）天主創造、治癒、更新、提昇的愛。默觀不僅予我們知識或神學上的視角，去認識本質是愛的天主，同時也體會一種不斷流露的愛（實際行動勝過千言萬語）。天主向我們流露祂的愛意，祂的恩寵使我們參與其使命。當我們融入天主的愛，必定如基督般負上五傷印記，它保證其真實性，以其創造、修和、治癒、更新、提昇的力量的自我奉獻與犧牲作驗證。身為門徒，我們亦透過參與愛（能徹底改變人類及人類歷史的愛）的事奉獲得賦權。當我們以各種方式實踐救贖性的愛，同時成為這些行動的證人，揭發人和社會所捏造的事實，拆穿人能憑智力、科技、科學或靈修操練拯救自己的大謊言。

因此，默觀包含一種非一般的普世性，當我們與世俗主義、無神論或其他文化、政治、宗教觀念交談時，它顯得尤其重要。天主臨於萬物中此事實極具挑戰性：令我們要絕對投入身處的世界；令我們參與基督的救贖使命和成為其中介 —— 門徒。從第三、四週來到默觀，我們體會到無神信念的虛妄：天主沒有離棄世界，也不會從世界流放。雖然天主可以選擇隱藏起來，但是祂從不缺席。不過，十字架的愛就算是隱藏起來，仍然能發揮作用。此奧秘除非有恩寵通傳，非人所能明白。<sup>9</sup>

在擁抱此宏大視野之際，我們要留心兩種危險狀況。

<sup>9</sup> 《神操》§196「天主性如何隱藏不露」——在第三週默觀基督苦難的部分出現。

(1) 首先，我們將默觀經驗變成奧秘經驗。若是如此，潛在危險是最終我們可能推崇一種普遍的「有神論」，接而壓抑或忽略天主內在的基督學及聖神學特質，也錯過了在神操動態內出現的蛻變。依納爵非常熟悉傳統經院派如何表達天主的固有屬性：天主的性體與德能臨在於一切受造物中。<sup>10</sup>然而，如我們所見，默觀不是哲學思辨，而是體驗。現在，我們不只是從性體、德能與臨在去認識天主，更是以個人關係的方式與自我通傳的愛相遇而認識得到（《神操》§237）。這具有依納爵的相互關係動態的標誌，是一種來自恩寵的神聖交換（*admirabile commercium*）。<sup>11</sup>默觀取決於基督論及聖神論，決定了我們經驗及參與救恩工程的方式。若純粹從有神論的角度出發，不僅扭曲默觀的實際內容與動態模式，也有令默觀流於以人類學為本的「神秘主義」的危險。

這一切以基督的作為和聖神的聖化恩寵為先決條件，令事情變得可能。因此，不能將默觀簡化為屬於有神論類別，或純粹以此類別的方式去處理。如果我們選擇視之為有神論的「奧秘」經驗，但除去基督宗教的內涵，就是將默觀從神操移除。此類經驗可於其他不需要有基督的宗教找到，但與神操相異。

(2) 第二個危險狀況是我們受吸引停留於默觀的「神慰」內，以為終點已達。默觀不僅是終點，更是旅程的條件和可能

---

10 這是標準的經院派公式，在《神操》§39 出現，屬意識省察的一部分。參閱：多瑪斯，《神學大全》，ST.1.q.8。作為背景，我們也應考慮多瑪斯如何論述聖人藉恩寵而有的認知。《神學大全》，ST.1.12.12&13。較完整的分析，參閱：Kerr, Gaven, *Aquinas and the Metaphysics of Creation*,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esp. chapter 7.

11 「神聖交換」通常在聖誕節前八日慶期的長對經出現，以教父的論述為主題，例如：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De Incarnatione*, 54, 3; and Leo the Great, *Sermon 8 on the Nativity*。「神聖交換」指聖言成了血肉，使人可以分享天主的神聖。

性。它不僅是已完成的任務，更是進行中的任務；既是我們門徒身份的保證，也是其目標。我們以最根本的方式經驗到默觀為「末世的實現」，揭示三位一體的天主的賦予生命行動已超越滋養與保護萬物，天主救贖性的愛的行動打動和吸引萬物進入基督神國的新生命。納達爾（Nadal）以其著名的「在行動中默觀」（*contemplativus in actione*）去表達此思想，也將之應用在耶穌會的會士生活。事實上，此說法也適用於所有基督徒的生活——默觀生活與日常的繁忙生活合而為一。然而，若要將兩者結合，我們必須以天主為合一的根基，因為天主已是行動中的默觀者，我們從神操第二週開始的天主聖三俯視世界已可瞥見。<sup>12</sup>默觀邀請我們參與天主的行動，我們知道這非但不是與興衰多變的歷史撇清關係的永恆柏拉圖式默觀，反而是要深入現實世界。默觀推動我們更深入世界的格局和需要。正如復活基督的使命及聖神的「推動力」，我們蒙召於歷史的洪流中不斷深入行動，好使天主渴求萬物達至的至善境界得以實現。來自永恆聖三的降生動向源於天主的慈悲；十字架的行動源自無窮盡的愛——聖三的生命。因此，基督徒在行動中默觀是以天主為根基。行動中的默觀者塑造及引導所有蒙召參與天主救世工程者的行動。

默觀的中心有「求主收納」祈禱文（*Suscipe*）。禱文概括了依納爵靈修整個相互作用的動態，展現自我奉獻的服務中有獲救贖的自由。禱文具實踐動力，因為它就是自我奉獻的行動，令「在行動中默觀」實現。作為在愛中自我奉獻的行為，它是極個人的，但亦有基督論的根源。它效法基督的自我奉獻或空虛自己

---

12 《神操》§101ff；García de Castro Valdés, José, and Pascual Cebollada, eds. *Diccionario de espiritualidad ignaciana*. Santander: Sal Terrae, 2007, esp. pp. 457-465.

為了「普世的生命」：在萬事萬物中操勞、工作的天主

(*kenosis*) —— 祂的使命的基礎。「*Suscipe*」是成為門徒的必要條件，是使命的基礎。<sup>13</sup>

## 6. 令人回想十字架的救恩行動

默觀沒有忘記十字架，而是以十字架為根基。十字架是聖保祿於弗 3：14-21 祈求認識的。「廣、寬、高、深」不僅指向整個受造界，同時描述十字架的愛的偉大。霍普金斯 (G. M. Hopkins) 稱之為「釘在十字架上的愛的景色」(lovescape crucified)。從這意義上來說，十字架不僅在神操的第一及第三週出現，也在我們的默觀經驗內，凸顯於「天主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Dios trabaja y labora por mi en todas cosas criadas*, 《神操》§236)。「操勞、工作」是創造、滋養，也是救贖。《神操》以此識別天主並非出於偶然，在默觀之前，已在《神操》內文多處出現，而且總是與十字架及基督的救世工程有關。君王的號召是邀請人「分擔祂的勞苦」，去征服世界，使其從壓迫中得到釋放(《神操》§93、85)。默觀基督降生成人時，我們觀察天主聖三怎樣完成降生的神聖奧蹟(《神操》§108)<sup>14</sup>。默觀耶穌誕生時，我們觀察聖家如何「奔波跋涉」，令主耶穌生於極度貧窮中，及後經過「艱苦的生活」，最終死在十字架上(《神操》§116)。在第三週，我們進入偉大及極痛苦的救恩工程，因為被釘基督所受的苦就是祂痛苦、疲憊的「工作」(《神操》§195、206)。《神操》一直描述十字架為救恩的「運作」。使命就是參與基督的使命，沒有十字架不能成事。再者，十字聖

<sup>13</sup> 它也有聖體的形態，無法在此詳述，知道便可。

<sup>14</sup> 此處的用字是「*orando*」。《神操》§107 要求我們去「聽」天主聖三所說的話：「我們要救贖人類。」

造了使命的模式，並成為「我們的行事方式」。假如，在第四週，我們體會到基督的使命是作為安慰者，這只是因為祂親身經歷了十字架的苦難及在黑暗中向天父交託——革責瑪尼園的未知數。我們惟有在信德內向基督及祂的道路完全自我交付，才能在一個受苦、混亂、不穩定的世界實踐安慰者的使命。

十字架是我們在世上「操勞、工作」的量度工具，也提醒我們要致力推動一種帶來徹底改變的力量——信德的力量，即仰望上主及為祂開拓行事空間的力量。惟有這樣，基督的來臨或神國的臨現才有可能，不能以暴力或壓迫的手法去宣告十字架。只有依賴我們對天主及祂「行事方式」的絕對忠誠，罪惡導致的疏離崩壞，及因人的自大與野心而出現的狂妄假象取代天主的威權，此等狀況才得以修復，帶來救援。

## 7. 受造界的救贖恩典

如果默觀將世界歸還我們，它為我們開闢了以安慰者及天主恩寵服務者的身份進入世界之路，把我們重置於受造界的共融（*communio*）內。鑑於我們現正面對生態危機，值得簡略介紹默觀所展示的與受造界修復的關係。從本質上說，神操不僅提供了一種受造界神學，也是一種救贖論。我們罪性的悖理違情破壞我們與受造界的關係，暴露我們濫用受造界此禮物。神操的**原則與基礎**提供了量度我們所造成的破壞的方法，因為正確利用受造界有助我們實現人受造的終極目標——讚美、欽崇、事奉至高無上的天主。只要妥善「利用」受造物，我們不只把天主的設計付諸實現，同時也協助受造界達至自我實現。

當我們看到被釘的基督救恩性的愛時（《神操》§60），令我們感到驚訝的包括對受造界的慷慨寬厚的新「認知」。即使我們處於罪惡的狀態，濫用受造物，與受造界疏離，受造界仍然繼續滋養、服務我們，從不撤回予我們的「善」，使我們變得一無是處。受造界總是為我們的益處，成為我們「讚美、欽崇、事奉」天主的途徑。從「為我」而存在的受造界，我們體會到天主的耐性與大愛。當我們在恩寵內恢復與天主的正常關係，這亦包括與一切受造物重整關係。受造世界不再是要逃離的危險、疏離之地，而是相遇之所。此時《神操》的原則與基礎由邏輯推論變成救恩動向。我們的自由得以恢復、更新、重整。

在默觀中，我們完全體會到此新的及具改造力的認知。在恢復關係後，我們重新被安置於天主的美好受造界內，「*suscipe*」的聖體動態開始發揮作用。愛滿懷感恩之情，在滿溢的天主救恩性的愛內找到自己，「一切美善和恩惠全由天上而來」（*de arriba*——來自天上，其根源）。因此，我有限的力量是來自上天至高無限的力量；正義、美善、慈悲等等也如是，猶如日光來自太陽，流水來自水泉等等（《神操》§237）。在此動向中，我們在受造界內履行司祭職聖召。在我們內及當我們妥善利用所有受造物，我們實現了受造界對天主的讚美、欽崇、事奉，使受造界能自由地向天主高唱自己的生命之歌。

依納爵的洞察全是從經驗而來，所以默觀除了加強我們的理解，也驅使我們採用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掌握到受造界不是偶然出現，沒有內涵，除了存在之外沒有其他意義，甚至生存也非必然的。受造界存在是因為天主決定要創造，這非必要的，而是純粹出於聖三的自由，天主選擇去建立盟約關係。從諾厄方舟故事中的「宇宙盟約」可見天主永遠信守盟約，而基督是擔保人。受

造界現安身於天主無窮盡的、具衍生力的愛與美善內，從其享有的獨有恩惠，展現出美善為其本體與根基，有自己的衍生力或創造力，且全指向天主的喜悅與光榮。<sup>15</sup>因此，受造界不應被貶損為一連串可預測的因果關係中的決定性因素，而是越趨豐盛的生命。由此看來，它亦外指，其一生就是為天主創造工程的完全無償作證。科學界會提出各種理論解釋受造物「如何」出現，卻無法解答「為何」出現此終極問題。只要我們有此新覺悟，受造界自會向我們指出答案。

默觀的另一幅度是我們經驗到自己是處於萬物內生命的共融中（*communio*），此點對我們為世界的得救與聖化所作的服務尤其重要。我重申，默觀集結了神操每一週的動向；整體來說，神操幫助我們重新領會基督徒身份和基督徒團體的性質。現在，身份不是為與他人疏遠——「我」在「你」的對面——而建立或用作辯解；也毋須藉將「他們」納入「我」內或將他們隱沒於團體身份內來否定他們，而團體則為鞏固其以一致性達成的「合一」，壓抑或否定個別的特點。另一方面，在共融的動態內，差異與個別特點成為更深層關係的根源，被視為恩賜，而非威脅，是「我」達至圓滿實現的條件。我們發現自己只可在與他人的關係內，及透過此關係而存在。在基督宗教的聖三想像中，此共融內的合一是建基於天主是三位一體，並顯露出聖三愛的關係臨現於萬物，為萬物的益處，期盼萬物達至美善。關係裡的個別特點是任何個體顯露及實踐其美善的途徑。

正是在此點上，我們進入自由的領域，與力量相似，它要作為一個關係才可存在和具意義。要有自由才能去愛；愛需要自由

---

15. 參閱：善的自我擴散，下文 8.1 有關想像善的能力。

才能成為服務的禮物而非勞役。教會也是賴恩寵而建立在此自由之上。教會的存在及使命是要走入世界，延續基督的工作，及持續以祈禱和聖事禮儀欽崇天主，遵守基督的命令，在歷史中實現愛天主、愛鄰人。教會的自由不是建基於以生存或權力為目標的人為計算。教會無法憑一己找到自己的意義或存在。與其他機構不同，教會知道無法確保自己繼續存在，她存在是因為基督，是聖神的恩賜。因此，教會的存在立即變成是最自由及最穩固的，但同時也是最脆弱的。在教會的自由內，世界要面對基督王權終極奧跡的衝擊；世界意識到基督的團體的自由具顛覆性，這對世俗權力來說仍是一個謎和威脅。<sup>16</sup>

雖然此文只簡略論述神操內的受造界，但是我們發現自己已走出「自然神學」的範圍，進入人類參與基督所揭示的受造界救贖恩寵的道德—召叫視野（哥 1：15-23），開闢了一大片屬於基督徒的，具救贖及聖化作用的默觀生態學的肥沃土壤。

## 8. 以默觀為在世使命<sup>17</sup>

默觀是我們對天主臨在於世的洞察，也是我們的召叫及被派遣入世，所以默觀是使命的根基、可能性、境界。我們知道上主於其作為中自我揭示；同樣地，我們因被派遣成為基督使命的夥伴和僕人，而實現自我。默觀的中心是我們在相互的「*suscipe*」行動內行使已贖回的自由。既然愛的行動不但不會減少愛，反而增添和加深愛，我們在實踐使命時行使自由，在自我奉獻和服務

<sup>16</sup> 在這各方面可看到第二週的「選擇」和「兩旗」的幅度。

<sup>17</sup> 有關默觀的其他範疇，參閱拙作：“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textos dentro del texto”, in *Actualidad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500 Años Después*, Javier Melloni (ed). Mensajero-Sal Terrae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Madrid. (2024) pp. 21-54, esp. 50ff.

中，同樣會增添和加深自由。世界因此徹底改變，從我們的迷失壓抑之地、威脅動盪之處，變成能助我們的愛日深又深的成長、日趨圓滿之地。我們行使此新發現的自由時需要分辨的神恩。事實上，每一位基督徒在誦念天主經時，「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就是祈求分辨之恩；也是末世性的行動——「願祢的國來臨」，令天與地修和。這樣，分辨是贖回的自由的自然行動；是對人性尊嚴的恢復，及世界聖化的領悟；是我們按天主在基督內的行事方式協調而獲得的必要智慧。<sup>18</sup>

「自由、愛、分辨」在默觀的實踐中滙集，是我們的使命，源於與「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操勞、工作」的天主的不斷相遇，而天主自己已通傳予人（《神操》§15）。它不僅令我們在道德上和認知上徹底改變，而且在我們的生活、關係、歷史裡，為獲得新生命的救贖行動，開拓新的可能。默觀積聚了我們數星期的神操經驗和領悟，並將我們由此所得最根本的內在轉化整合鞏固：一個向以神為中心的現實進發的動向，又透過此動向重獲新的人為中心主義——「在基督內得見嶄新的一切」（依納爵禧年的主題）。若沒有此轉化，我們有錯將希望與安全感投放於俗世事物上的危機。我們之所以操勞、工作，因自以為是世界的主宰，而事實上，我們只是自己的癡心妄想的奴隸。因此，分辨賴以運作的智慧不斷於兩旗默想（《神操》§136-145）的領域遊走。基督徒的自由總是在「十字架的智慧」內運作，構成一個完全不同的認知境界，被世界的阿勒約帕哥（Areopagus）批評為難以理解或魯莽無知的。

---

18. 神操的末世幅度，尤其是「兩旗」，令分辨成為末世性行為，參閱：下文 8.2。

鑑於默觀「派遣」我們走入世界，參與天主的救世工程的方式，作為上述反思的總結，我建議三個世間的相遇「地點」。當然，我的建議並非全面的，可以有其他可能，我的目的在於舉例說明，當我們的心思意念煥然一新後，如何將對基督神國的想像所得應用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複雜境況。<sup>19</sup>

## 8.1 對善的想像能力

「新的心思」是默觀視世界已充滿天主的光榮，並從中不斷得到滋養和生命力。「新的心思」也是此新認知下（羅 12：2）的判斷能力（檢視、測試、分辨）。它的重要性比得上在復活基督的光照下「看」萬物。想像的更新是認知上的改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up>20</sup>

聖經學者約翰遜（Luke Timothy Johnson）的「以聖經的想像去想像世界」<sup>21</sup>正是此思想，關鍵在我們如何能夠由聖經文本走入生活，我相信神操是容許我們將其內容演化和作情感轉移的。<sup>22</sup>神操的做法就是「練習」，向我們指出如何置身聖經的世界、天主行動的舞台，及親身去經歷，所以有「去看」、「去嚐」、「去感受」、「去聽」，然後「去反思，從中獲益」多項指示。神操讓我們從聖經文本去經驗世界，同時也接觸基督此人。神操藉此

19 雖然我稱之為「地點」，它們同是基督徒整個認知和行為的幅度或特質——恩寵之源，在我們為世界能得享生命所作的愛的服務中起作用。

20 神操在政治—社會範圍的改革力量的重要評論，參閱：Ashley, J. Matthew (James Matthew), *Renewing Theology: 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Karl Rahner, Ignacio Ellacuría, and Pope Francis*,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22, esp. Chapter 5: "Ignacio Ellacuría: Theology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pp.175-232.

21 Johnson, Luke Timothy, "Imagining The World Scripture Imagines", *Modern Theology* 14.2 (1998).

22 參閱：Ricoeur, Paul and Mark I. Wallace, *Figuring the Sacred: 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Chapter 8, "The Bible and Imagination" pp. 144-166. 將文本化為生活也是團體和聖事的工作。

予我們資源去成為門徒藝術家去創造聖經想像的世界，使基督活現人間。我們邁向成為建立基督神國的參與者。

在我們內形成的宗徒性及先知性想像，讓我們看見萬物的真實面貌，及他們如何在基督的恩寵下日臻完善。此想像的力量不是要逃避現實走進烏托邦的虛幻中，而是基督神國的力量已臨於我們之間的景象。因此，它不是「我們」的想像，而是聖神對基督的死而復活的紀念禱詞（*anamnesis*）。聖神的紀念行動是推動力，使我們成為天主再創造工程的同工。

罪惡的一個後果是失去想像及渴求善的能力。我們陷入沮喪，忘記了善，或是以本質上是自私的偽善去取代善。如果我們不懂得想像善，又怎能行善和宣揚善呢？在這點上，我們觸碰到一種虛無主義的根源，它已靜悄悄地滲透我們的生活，製造了想像的真空狀態。聖神內的「新的心思」有能力去想像善——天主渴望人類和萬物得到的善。從上述的觀察，可知若愛是尋求他人得享持久的善，那麼善和愛彼此相屬，擁有相同的自我擴散特性（*bonum diffusivum sui*）。<sup>23</sup>

基督徒的生命及為至高無上的「善」（三位一體的天主）的作證本身就是具創意的空間。在此空間內，整個人類的善變得有形可見，善的表達方式是慈善工作及為基督的緣故忠誠待人。善工是想像力恢復的表現，能以先知性的明晰與勇氣掌握既濟未濟的基督神國。只要我們的想像是活於默觀的世界，它也是活於一個動態的及具創造力的希望內。希望本身就是天主的自我通傳，而我們的未來則在復活的基督，所以我們是走向希望與未來之路。從各個層面來說，特別是不將愛天主與愛鄰人區分，及在日

<sup>23</sup> Aquinas, ST 1.q.5.a1 ff. Cf: Blankenhorn, Bernhard-Thomas, "The Good as Self-Diffusive in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 79.4 (2002): 803-837.

常生活中以實際行動將兩者結合的決心，意味著基督徒的生活一直是希望的實踐，在看似無能為力或無希望的情況下開闢新的修和及具活力的空間。不論境況是如何慘淡，基督徒的生活證明我們的結局不是注定悲慘的。雖然脆弱，小花朵也能在混凝土行人路的夾縫生長。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獲恩賜神慰，成為安慰者基督的僕人、事奉者。

## 8.2 對十字架的危險記憶

上文已提及默觀內有十字架和十字架對分辨的重要性。沒有十字架，默觀所顯露的世界是虛幻的，罪惡的身影會繼續滲入及威脅來自太陽的日光，污染來自水泉的流水。康德（Kant）認為罪惡的事實不只是信仰上的問題，也影響到整個俗世的啟蒙及其引申的現代主義思想。<sup>24</sup>它甚至威脅我們對主的信德。假如天主真的是積極活躍的，在一切受造物中操勞、工作，為何罪惡仍然存在？

「罪惡」不只是要解答的謎團，我們確實經驗到它存在，它對善的意義及達至穩定持久的善的可能性造成威脅。雖然哲學推理有其精妙之處，不過我不相信哲學可以為「罪惡的問題」找到一個「解決方案」。我們不能將罪惡的存在合理化；也不應視它為受造界與人類的自由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將之納入我們的制度。罪惡不是我們能馴服或與其妥協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在我們追尋快樂的過程中，它只不過是造成一點障礙或不便，不會是一個難題。縱使我們按傳統說法，稱罪惡為善的缺乏（*privatio*），

---

<sup>24</sup> Kant, Immanuel and Theodore Meyer Green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Chicago, IL: Open Court, 1934. Cf. Card, Claudia, "Kant's Theory of Radical Evil", *The Atrocity Paradi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將它概念化和辨識的嘗試仍欠缺說服力。當我們面對現實世界中人類自相殘殺的暴行，視罪惡為一種「*privatio*」的確在道德上幾乎是有令人厭惡甚至是震驚的地方。

基督信仰對人類的現況不悲觀，也非持宿命論的態度。它知道人內心深處的善有創造者的印記。然而，基督信仰也是現實的，看見人性黑暗和殘酷的一面及具毀滅性的能力，亦覺察到人類歷史傷痕纍纍，現在已無可避免地影響到受造界的平衡。基督信仰永遠是以十字架和復活的基督為根基。十字架為我們打下基礎，知道「罪惡的問題」是沒有哲學性或理性的解決方案。十字架教導我們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基督——天主自己就是唯一的「答案」。要克服罪惡不是依靠論據，而是依賴無窮盡的愛——天主。一位被釘的天主確實是不合情理的，是邏輯思維的恥辱。更甚者的是復活醜聞，復活事件非人力能做到，也非人心能明白。復活似乎有違我們對世界及其秩序的認知，但復活同時是世上一切的圓滿實現。復活是天主在歷史及其創造的秩序中彰顯其大能，天主藉此揭示祂是真正的創造者和救世者。降生奧跡的圓滿現今明顯可見，因為在基督內，一切受造物在主的王權下得到照顧保護；主的王權保證降生奧跡的真實性：不是走向死亡的存有，而是從起初而已被命定邁向生命。如果降生是天主成為有血有肉的人，受制於祂所創造的受造界的自然規律，藉著復活，萬物皆在基督內，附屬於其透過聖神——主及賦予生命者——的臨在而彰顯的王權之下。

復活沒有廢除人的自由，反而是恢復人的自由：復活的基督沒有命令或強迫；祂召叫，所以我們再次獲邀走進此複雜、受苦、充滿罪惡導致的混亂無序的世界；不過，我們知道世界這一切不是我們的處境與未來的預告，現在我們生活於此認知和力量

中。罪惡的中心（形上主義和存在主義的）是被釘及復活的基督，祂是我們在死亡內及超越死亡走向永生的道路。永生就是祂的生命及既濟未濟的神國。從默觀可見，罪惡造成的混亂無序現在變成恩澤豐盛的「反混亂無序」。要覺察到此點，並在具創造力和救贖性的愛的行動內活出其希望，需要我們不斷的轉化，及生活於復活的基督內的決心，不是在未來，而是生活的任何時刻和情況都要成為恩寵的時刻（*kairos*）。在一切受造物中操勞、工作的天主是我們經驗到的，並向祂委身。因此，我們需要面對現實——一個已被救贖但仍要不斷被救贖的世界。我們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接受復活的基督、安慰者的召喚。<sup>25</sup>在此刻，基督徒生命的末世面貌變得積極可見。

很多時我們錯過了神操的末世本質。這本質可見於對天主慈悲的讚嘆（《神操》§60）、世間君王的號召比喻（《神操》§91ff），亦肯定在第三及四週出現，特別是在前文談及的默觀。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它集中出現於兩旗默想（《神操》§136ff），及其後的輔助澄清練習——三等入默想（《神操》§149ff）與三級謙遜（《神操》§165ff）。所有這些練習塑造我們的日常生活和選擇；呈現我們棄絕撒旦及其空話的聖洗承諾；將我們定位於為基

---

25 Paul Ricoeur 在其著作 *The Symbolism of Evi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討論罪惡的問題，影響深遠。他在 *Figuring the Sacred: 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Chapter 14, "Evil, a Challenge to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再次探討此主題。在此章，他只是簡略談及十字架，似乎更著重提供例子如何藉放棄投訴天主擁抱無妄之災及不明所以的苦難。從我處理此問題的手法，明顯可見我不同意這是人類應對苦難的策略，或是對十字架與復活此根本事件的合理回應。在這方面，Ricoeur 的文章沒有妥善回應基督宗教神學對「罪惡的問題」的觀點，及基督宗教如何凸出問題而非解決問題。再者，在 *Figuring* 一文，Ricoeur 討論康德（Kant）的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並回應康德的「根本惡」（radical evil）思想（*A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Religion: Kant*, pp.75-92）。從其深刻有見地的處理手法可見，Ricoeur 認為「希望的可理解性」源於對罪惡的對抗。無論如何，如果沒有討論基督宗教在復活的基督內的獨特回應，他的看法難有穩固的基礎。

督的神國及人靈的得救不斷奮鬥。依納爵沒有隱藏或淡化保祿的洞悉：基督徒生活是一場對抗「率領者和掌權者」（弗 6：12）的戰事。如果復活的基督已絕對戰勝罪惡，那麼祂的夥伴與僕人將透過與對抗罪惡的人同行（不論形式），及服務在苦難中呼喊的受造界的決心，延續此勝利。要解決罪惡的問題在於人心——一顆臣服於基督，願意承擔祂的在世工作的心。這是我們於每年的復活節，在復活的基督前重申的承諾，不過此承諾也在我們每日的生活裡延續。

在此背景下，德國神學家梅茲（J. B. Metz）認為對十字架的記憶是一個在政治和社會上具危險性的記憶，因為它拒絕讓我們抹去受害者。<sup>26</sup>不過，就算這是十字架本身、基督徒生活和行事的一個核心特點，此記憶之所以是危險的，因為復活保證了它在歷史中的力量。對十字架的危險記憶承載了我們面前的罪惡現實，而且不斷傳召罪惡接受歷史的公開審判。被釘的基督是天主對所有自然和超自然形式的罪惡的判決，天主宣佈終極的「不」——罪惡已到達它的終結，它沒有將來，沒有生命。十字架也在我們面前承載了所有暴力的受害者和未被救贖的世俗權力。按梅茲具說服力的觀點，在被釘的那一位內，所有被釘者在歷史上留名，不能被抹去。十字架是天主對他們的苦難及他們的施暴者的最後審判。他們的苦難在基督的苦難內得到彌補；他們的苦難及其代價永不能被貶低或輕視，也絕不能視之為文化大躍進或帝國的建立——不論是軍事、經濟、政治、或數碼科技上——的「附

---

26 對 Metz 的 *memoria passionis christi* 的一個批評是它似乎沒有探討復活。如果沒有復活，我不認為十字架會有救贖的力量。我在本文嘗試指出神操如何幫助我們明白兩者是一個整體。參閱：Metz, J., "A Passion for God", *Theological studies (Baltimore)* 59.3 (1998); Metz, Johann Baptist and J. Matthew Ashley, "Suffering Unto God", *Critical Inquiry* 20.4 (1994): 611–622; Metz, Johann Baptist, *Theology of the World*, London: Burns & Oates, 1969.

帶」損害而置之不理。在十字架上，他們的傷口既是佐證，也是判決，繼續存在，在歷史中吶喊。

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也是其在歷史中愛天主、愛鄰人的實踐，教會傳遞此見證與判決，直到基督的工作大功告成。與被釘的基督團結一致，她承載所有受害者（不論宗教或種族）的記憶。與復活的主團結一致，她也肩負受害者的希望，在歷史時空開啟了對罪惡的「不」——棄絕撒旦及其空話。這基督徒自由的強而有力的「不」能治癒而非傷害；釋放而非操控；修和而非分裂；服侍而非佔領。這是基督的行事方式，我們在第三級謙遜，並惟有透過對祂的愛，才能發現得到。它徹底改變世界，向世界展示另一途徑。由此看來，在另一層面上，教會是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彰顯的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sup>27</sup>。

### 8.3 寬恕

我們不能忽略救贖性的愛的行動能克服罪惡導致的混亂無序，此愛的行動其核心是寬恕的力量，展現在基督的十字架與復活。<sup>28</sup>我們看到基督最根本的命令——愛你的仇人——藉十字架與復活頒佈。被釘並復活的基督來，不是為判斷離祂而去的門

---

27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 198 ff. 鄂蘭認為「彰顯的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是「polis」的出現，而「polis」則源於人們的一起發言和行動，不是指某一個地點或某一件事，而是「我如同他人向我出現一般向他人出現」。除了是由聖神召集的團體，為基督作證及延續其在世使命之外，此「彰顯的空間」在其他多方面適用於教會團體。不過她確是「彰顯」於人類社會和歷史，是我們仍在不斷發掘的「新空間」。

28 鄂蘭主張拿匝勒人耶穌「發現寬恕在人類的事情上的作用」，*ibid* pp. 238。她對寬恕的討論具影響力，參閱：pp. §33, pp. 235ff。對寬恕的較全面哲學討論，參閱：Griswold, Charles L., *Forgiveness: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徒；祂來是作為安慰者與修和者，祂正是將安慰與修和的力量賦予門徒和所有相信祂的人。<sup>29</sup>

寬恕是愛的行動：獲贖回的自由的崇高行動，打破暴力、懷疑、憎恨的循環。它不否定歷史，而是在歷史中另闢蹊徑。雖然有無數相反的證據，人太輕易接受暴力在歷史中的邏輯，期望暴力會帶來和平。寬恕令真相浮現，暴露錯誤的觀念：權力擁有者提出一種類似以眼還眼或雙倍奉還的算式，聲稱依循者可得保平安。此種邏輯只會給各方帶來嚴重傷害，收窄人的視野。寬恕正正打破此循環，因為它並非立足於任何邏輯或算式之上；它純粹是一份禮物，很多時是來自極大的苦痛。寬恕也是十字架的恩寵，在一個不應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在人永遠無法想像的時刻突然出現。寬恕是一個完全自由和寬厚的行動，就算是權傾羅馬者也不能強迫其臣民踐行，因為它完全是不可思議的，而且被標籤為懦弱。的確，如果天主沒有在歷史內藉復活在其上永遠蓋章，它可能是崇高的，但軟弱無力。

每一位從被釘並復活的基督取得力量生活的基督徒，有能力饋贈寬恕此禮物。在饋贈此禮物時，一個新的可能性進入歷史，也開闢了另一路徑，帶領我們進入意想不到的自由、許諾的新空間。天主「與我們」一起在世上操勞、工作是許諾的實現。這為我們開展了新的本體性和存在性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夠改變，日臻完善。我們之所以能生活在真理和信賴內，因為有基督寬恕的

---

<sup>29</sup> 瑪 5：43-44。

禮物及天主在基督內的承諾保證，我們再次有時間：有時間去改變、建立，在一個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開始。<sup>30</sup>

## 9. 結語：悠然自得於世

本文探討我們如何透過神操——特別是默觀——重新定位，及被派遣走進世界。我們由疏離之地走入修復與豐盛之所。現在，我們發現自己在世上感到悠然自得。我們的關係是愛的服務而非控制與自私謀利，我們甚至對受造界的秩序的理解方式也徹底改變。藉著我們領受的恩寵，聖神使我們充滿力量——「天主的愛……已傾注在我們心中」（羅 5：5）——去成為基督的僕人和朋友，為改變世界，予以新生命。

天主動態的救恩性臨在永不會是一個極限點，而是為我們的轉化創造新的境界和可能性；我們超越自我（聖奧斯定的 *incurvatus*）走向他人及所有受造物，及真正相通（*koinonia*）共融（*communio*）的可能性——我們為此受造和期盼。神操如福音一樣，沒有予我們一個建構烏托邦的夢想，去逃避人類歷史中的惡夢。我們知道這是天主的工程。天主選擇不會撇下我們，單獨工作。如果我們的轉化是有意義的，必然是不斷深入基督內心及加深對基督的想像。我們由此找到使命的真正範疇和能量：在心思想上與基督合一，遵從天父的聖意；在聖神的力量內生活；對天主所造、為天主而受造的人類滿懷信心與希望。我們的使命是：尋找服務的機會，為使萬物在基督內得到治癒、復原 / 修和，與基督一同操勞、工作。我們的想像也已由聖神更新：試想

<sup>30</sup> 有關復活的倫理意義，參閱：Bachelard, Sarah., *Resurrection and Moral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6。有關教會的使命，參閱：Wright, N. T. (Nicholas Thomas), *Surprised by Hope*, London: SPCK, 2011, Part III。

像一個安全豐盛的世界，所有生命同享共融具創意的安息日，憩息其中；沒有暴力、死亡滅絕的威脅；為上主賜予的正義生活，我們是照顧者、愛護者及歡欣慶祝者。這就是默觀的積極生活。（《神操》§237）

在履行使命時，我們也是活於自己的恩寵內。在為此恩寵服務及為天主的「成就」作證時，我們得到治癒。在基督內接受並活出我們的使命時，我們有祂的許諾——我們在天主的葡萄園「操勞、工作」，將「在愛德內為世界的生命多結美菓」<sup>31</sup>。

---

31. 梵二，《司鐸之培養法令》，§16。